



本报讯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的贺信,在广大文艺工作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各地作协及时传达贺信精神,组织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入学习。

江苏省作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的贺信。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充分肯定了作协工作的重要贡献和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要认真学习贯彻贺信提出的相关要求,引领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与时代同步,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履行作协职能,扎实

做好各项工作,持续深入地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四力”教育实践,自觉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推动文学事业不断繁荣发展。

陕西省作协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贺信。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表示,贺信深刻论述了文艺事业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使我们深受鼓舞。要发挥作协职能,要加强机关自身建设,要进一步提高文学队伍政治素养,要指导文学队伍夯实文学基本功,作家要在创作中寻找竞争对手,发狠心,发大愿进行创作。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钱远刚表示,要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精神为契机,借鉴陕西几代作家高扬文学时代性、人民性、民族性的宝贵经验,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扎实推进“文学陕军再进军”。大家认为,贺信映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对文学事业寄予厚望。在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面前,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写作者还需要再努力。

黑龙江省委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的贺信。会议强调,作协系统要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的热潮,牢记嘱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政治方向,团结带领广大作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优秀作品。与会党员干部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作为前进的方向,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厚望化作工作的动力,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承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履行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的职能,团结引领全省文学工作者,为繁荣发展黑龙江文学事业、推动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做出贡献。

浙江省作协召开专题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的贺信。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臧军提出,要学习总书记贺信,争创新浙江文学新业绩。在“真”字上下功夫,党组率先学、主席团带头学、党员干部模范学、机关工作人员全员学,促进学习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做到真学、真懂、真用;在“担”字上下功夫,作家要有担当,写出更多的优秀文学作品,作协要为作家从事文学创作提供更好的服务;在“创”字上下功夫,作家要不断勤奋创作,作协要不断改革创新,努力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有所作为、有所成效;在“融”字上下功夫,要把学习贺信精神、开展主题教育、提高队伍水平、推动各项工作融会贯通起来,紧密结合实际,促进各项事业发展。

广东省作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组织专题学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的贺信。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张培忠要求全省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深刻领会核心要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正在进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理解。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充分发挥作协的组织优势和职能作用,不断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认真履行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的职能。在新时代再出发,在粤港澳大湾区大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全力以赴推进广东文学事业异军突起、繁荣发展。

(欣 闻)

《小兵张嘎》:魅力永在 力量长存

——访作家徐光耀

□司敬雪 田耀斌

不久前,94岁的徐光耀再次担任河北省作协名誉主席。他一生秉持现实主义文学风格,创作了小说、散文等作品200余万字,代表作《小兵张嘎》赢得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思想随笔《昨夜西风凋碧树》是新世纪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近日,我们采访了这位老作家。徐光耀认为,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文学的属性和基本规律是不变的。文学首先是人学,一部作品能不能成为经典,首先在于它是不是在文学画廊里刻画了鲜明的“这一个”。

形象鲜明 历久不衰

问:重读《小兵张嘎》,仍然感觉很感动,它的艺术感染力依旧很强,是当代文学史上一抹浓重亮色。关于这部小说,您有哪些比较深刻的记亿?

答:孙犁当年有一句话,他说一部作品能够有50年的寿命,这很不容易。《小兵张嘎》1961年底发表,1962年出单行本,到现在50多年还是比较受欢迎,还在出版界活跃,尤其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小兵张嘎》版权属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年出版,次数多,印量大。这几年湖北有两家出版社出《小兵张嘎》,量也很大。事实证明,《小兵张嘎》到现在还是比较活跃的书,还有人看,还有生命。

这些年在白洋淀形成了一个嘎子村。他们先有嘎子饭店、嘎子客栈、嘎子旅社、嘎子杂货铺,慢慢就形成了一个嘎子村。他们最近才听说徐光耀是《小兵张嘎》的作者。有一个石家庄的企业家非常喜欢《小兵张嘎》,今年跟嘎子村联系说是不是在这块儿搞一个徐光耀文学馆。当地很感兴趣,盖了八间房子,成了徐光耀文学馆,这个文学馆里面分四大单元,7月8号已经开馆了。

问:这说明《小兵张嘎》已经深深融入到民间文化中了。中国好几代人对《小兵张嘎》的印象都很深。实际上我们小的时候都是看《小兵张嘎》长大的,最早是看电影,后来上中学以后就开始读小说。

答:《小兵张嘎》在白洋淀、在别处有比较大的影响,客观地说电影的作用更大一些。白洋淀的嘎子村,里面的雕塑除了嘎子以外,还特别塑了胖翻译。胖翻译是电影里的人物,小说里没有。当年电影导演崔嵬导了很多电影,《小兵张嘎》也是他导的。他说一部话剧在北京演一年也不过十来万观众,《小兵张嘎》一出来一个礼拜就是上百万观众。当年,电影的宣传效果确实很厉害。

从我自己的兴趣来说,我喜欢小说比喜欢电影更多些。《小兵张嘎》电影结尾不是我原来的结尾,你看小说自然会知道。崔嵬把《平原烈火》的尾巴安在《小兵张嘎》上了,他没有按我的小说原作来拍电影。《平原烈火》最后端岗楼是周铁汉的功劳,崔嵬把周铁汉的功劳挪在了嘎子身上。对此我自己是有保留意见的,我认为我原来的结尾要好一些。电影《小兵张嘎》在嘎子被捕之后就没有什么戏了,当然,《小兵张嘎》电影整个拍出来我是很佩服的,应该说是很成功的。

文学以写人取胜 写人以写个性取胜

问:嘎子确实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典型人物,算得上是儿



童文学艺术中的典型,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人物。

答:《小兵张嘎》这个人物塑造本身来说,我最大的经验就是抓住了写人物这一条。文学是人学,文学的最终目的、最后任务是写人。这是我老师跟我的说的,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的有关文章里也是这么写的。我紧紧抓住了写人物这一条,不以故事取胜,以写人物取胜。但是从人物本身演化出了一些故事,很自然,也很生动。

问:人物是小说的灵魂。您是这么想的吗?

答:一切伟大的作品能够流传下来都是因为写了人物,写了一个或者是一群人物。比方《三国演义》,就写了诸葛亮、曹操、关羽、张飞、周瑜这样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是不朽的。《红楼梦》更不用说了,有金陵十二钗,就连焦大这样一个人物都是不朽的。我们可以记不住《红楼梦》的故事,但是里面的人物我们记得非常清楚。在我们记忆里面,人物是生动的,是活泼的。《水浒传》也是这样的,没有武松、李逵这样一群人物,它是不会传下来的。

写人物主要是写个性。画家韩羽说过,一个人有个性不容易,有个性把它写出来不容易。人和人的区别往往就在个性上。文学主要的就是要写人,写人最主要的就是要写个性。嘎子代表中国孩子们的一种性格,是生活中常会遇到的典型形象。他说,这个典型形象让徐光耀给捞着了,徐光耀占了便宜了,嘎子是徐光耀写出来的人物。我自己写《小兵张嘎》的时候,从始至终紧紧抓住嘎子的个性,嘎子的嘎,进行描写,从头到尾不退让,不妥协。

问:我们重读这个小说的时候,依然感觉嘎子的特性很

鲜明,这一点很了不起。您写的嘎子非常真实,非常生动,形象非常饱满。

答:比较自然,不是像有些概念化的作品那样,首先有个概念,我写一个嘎子,然后我再找嘎子的故事往里填。创作的规律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先有嘎子,然后再有嘎子在文学上的表现。

问:人们都认为您自己就是嘎子的原型,是这样吗?

答:不是,我不是嘎子,嘎子是我的理想。我觉得我自己过于老实,过于刻板。在孩子中间属于比较老实、比较窝囊、比较沉闷的人。我对自己的个性不满意。我不喜欢自己,我羡慕喜欢的往往就是嘎子那样的。所以我的朋友,像嘎子的比较多。观察人物,也是选择嘎子为对象的多。我脑子里面存了一些嘎子的形象,无论是战斗中的还是生活中的,无论是军队的还是老百姓的,无论是老嘎子还是小嘎子。《小兵张嘎》是我写自己理想的一种结果,我沾了嘎子的光,这是很明确的。

永远给人以光明和力量

问:我读《小兵张嘎》的时候,感觉嘎子比较活泼,比较有智慧。同时,他除了具有农村小孩一般的特性外,还有一种内在的思想品性,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鬼子占领了他的家乡,相依为命的奶奶被鬼子杀害了。他虽然年龄小,也要为奶奶报仇,也要想方设法把鬼子赶出去。

答:正义、勇敢、机灵,这跟我从小当兵有关系。我从小当兵是为了打日本,为了不当亡国奴,后来就是为了穷人翻身,这本身都是正能量,都是我自己生活奋斗的一种理想。在写嘎子的时候,嘎子本身就带有这种光芒,带有这种正能量。我刚才说的写人物,不能为了把人物的个性突出,先拎出一个概念来,确定这个人是顽强的,然后再千方百计地写这个人顽强,结果这个顽强往往不是出于自然,而是硬加上去的。这样不好。所以写人物一要写个性,二要写共性,我写嘎子的英勇顽强,写他的革命英雄主义,写他的爱国主义,也是比较自然的,不是硬从外边贴上的,是人物本身随着他的个性发展逐渐表现出来的。

问:您写《小兵张嘎》时似乎正处人生的一个特殊阶段,您是否在这样的写作中寻找到了一种坚定的信念,一种力量?能不能说《小兵张嘎》让您从绝望中走了出来?

答:我写《小兵张嘎》的时候,很少想到艰巨的困难。还是要把视野拉得更宽一点,正确地认识眼前的这种挫折、困难。《小兵张嘎》发表之后人们比较喜欢。先在《河北文学》发表,接着很快在《北京晚报》上连载,每天一段,一天不落。这说明《小兵张嘎》一出现是有读者的,是受欢迎的。可是那时候,人们因为一些复杂的原因对我的作品不敢称赞,不敢评论。所以对于《小兵张嘎》这部作品有一点是很遗憾的,《小兵张嘎》出来之后尽管受欢迎,有读者,但是几乎没有评论。

问:看到一些文章,说您遇到很多事情还能一直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信仰追求,实在难得。有评论家比如雷达曾说过,您有一种“傻气”,这是对您品格的褒扬吧?

答:我自己一生是个比较老实的人,我也不怎么太喜欢吹嘘自己。今天有几句吹嘘自己的话,这种时候不多。

中国作协举办作家权益保障培训班

本报讯 7月16日至18日,由中国作协主办、四川省作协承办的作家权益保障培训班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路英勇、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叶延滨、《诗刊》杂志社主编李少君、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赵海虹,以及王忠琪、蔡敏、曾凡华、吴思敬、杨庆祥等与会。

诗作讲述了明朝东海两岸渔民们在海难中的故事,他们为求生爬上了一座小岛,离开时泪洒小岛,并为小岛取名“钓鱼岛”。吉狄马加表示,先辈在认识海洋、了解海洋、开发海洋方面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首长诗展示了钓鱼岛和中华民族在精神、血脉、灵魂上的联系,对展示中华民族海洋历史的发展进程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描绘了中华民族先贤的伟大事迹,通过对神话的重新阐释,从人类学、民族学多个角度展现了渔民的感人故事。长诗结构完整、独具匠心,真实反映出人在海洋中的生存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既是精神史,也是生活史。

与会者谈到,作者在用诗歌形式表达重大事件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海洋题材在中国诗歌中相对比较匮乏,这首长诗对海洋的书写,特别是将海上传说、渔民传说等神话元素转化为诗歌,具有一定开拓性。该诗触及了一个非常有难度的题材,将历史事件转化为个人命运史,值得肯定。同时,长诗通过神话、民谣、历史典籍和传统抒情形式,以及真实和虚构之间的结合,将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虚构融为一体。全诗气韵生动隽永,让读者触摸到了诗歌本体的浪漫、灵动和真挚朴实的质感。

(李晓晨)

7月23日至26日,由中国美协主办的“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文艺人才培训(培养)资助项目——2019中国美协艺委会(水彩)青年文艺人才培训师生汇报展”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举行。此次展览共展出作品122件,其中大部分是参加2019中国美协艺委会(水彩)青年文艺人才培训的师生在培训期间所作,其中既有风景,也有人物和静物,既有传统的水彩技法表现,也有新形式语言探索,样貌丰富,表达生动,风格各异,多维度地呈现了当代水彩画的创作和发展现状。

据介绍,“中国美协艺委会青年文艺人才培训”是中国美协重要的文艺培训品牌项目之一,也是中国美协艺委会不断开拓创新的工作亮点。此次培训招生得到全国广大青年水彩画家的热烈响应。经专家遴选,64位优秀学员从382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参加培训。

(王宽 图/文)



本报讯 7月24日,由中国作协主办,云南省文联、作协承办的“中国·东盟文学论坛”在云南省昆明市开幕。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金出席并致辞。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等10个国家的19位作家与30位中国作家应邀参加论坛。

阎晶明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与东盟各国坚持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的理念,风雨同舟,携手前行。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也是跨越国界的纽带。文学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是推进文明对话、增进互信友谊的重要纽带。当今世界,文学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和长久的影响力,在拉近国家与民族之间的距离,增进了解、深化友谊、推动合作上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发展潮流中,文学交流合作天地广阔、大有可为,希望作家朋友做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传播者,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讲好促进和平、共谋发展的故事,为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友好往来作出我们的贡献。

赵金说,文学作为人类共同的语言,一直肩负着沟通人与人心灵和情感的使命,具有天然“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特点,具有跨越民族、穿透心灵、沟通思想的魅力。“中国·东盟文学论坛”顺应了文明对话、交流互鉴的历史发展潮流,响应和贯彻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彰显了中国与东盟国家文学交流的重要窗口、艺术展示的重要舞台、情感沟通的重要桥梁、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必将对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广大作家的交流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他表示,云南是文化资源的黄金富矿、文学创作的丰厚沃土,热忱欢迎国内外作家走进美丽云南发现、创造、收获。

泰国作家维拉蓬·尼迪普拉帕在开幕式上代表东盟十国作家致辞,她讲述了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家族所经历的真实故事,表达了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和眷恋之情。中国作家刘醒龙、新加坡作家郭永秀、马来西亚作家马利姆·格萨里、老挝作家卡布吉奥·塔玛冯主旨演讲。

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中,中外作家围绕“我的文学之路——从一部作品谈起”和“心灵·命运·未来”两个议题展开交流和对话。大家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曾是连接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经贸、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在新时代维系彼此文化沟通,推动文学互鉴和交流的心灵通道。作家们从文学创作的原点谈起,回溯历史,聚焦当下,展望未来,热切期盼文学新丝路主题论坛能够把彼此的心灵紧紧地联系到一起,构建起更加紧密的文化交流、文学互鉴的桥梁和纽带。

论坛为期5天,论坛期间,中外作家还考察了云南省的地方文化、生态文化。

中国·东盟文学论坛是近年来中国作协“一带一路”文学新丝路”主题论坛中的一个,旨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搭建起与东南亚国家加强文学交流、增进民心相通的桥梁,以文学的力量助力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李强)